

成德法師：尊敬的兩位會長，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我們這幾個禮拜一起在探討師父在二〇一六年這一篇開示，將他跟李炳南老師修學十年的因緣和盤托出，來指導我們。印光祖師常常強調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。我們有個同仁，他的母親七十多歲了，當時有讓老人家學習師父這個「十年因緣」的開示，她很認真連續看了十幾遍，很恭敬的看。這位老人家剛好也姓孔，孔子的後代。然後十幾遍的時候，她突然浮現了李炳南老師送老人家去火車站的情景，就浮在她的眼前，她還描述了那個情境，確實是她的誠心感通，看到當時的情境了。我們佛門也有這樣的例子，天台宗智者大師，他念《法華經》非常恭敬，後來他就念到入定，還參加了法華的法會，好像還聽了兩品經才出來。所以確實這個誠心是可以感通的。

尤其老和尚都說到，李炳南老師給他最重要的教誨就是「至誠感通」這四個字。我們的一念遍虛空法界，所以這一念誠心，就像《淨修捷要》第三十一拜，「一心觀禮，盡虛空遍法界，常住三寶，十方護法菩薩，金剛、梵天、龍神、聖賢等眾」，我們的一念遍虛空法界，這感應的是十方三世常住三寶，還有龍天護法的加持。我們有這個信心，相信這個真相，就會很有力量，從事弘護的工作就不會膽怯。所以信為道元功德母。老人家是勸勉我們要多承擔，把身體借給佛菩薩用。很重要的，我們在弘護的工作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尤其提醒自己，誠心能感通，但我們要正念分明，都要用經教、師父上人教誨來做事、來講學，這樣就能把我們弘護的工

作做好。所以不用怕能力不夠，多少能力我們就盡力去做，就是圓滿的。只要警覺性很高，不隨順煩惱習氣，就對了。當然還要善友為依，互相護念、互相提醒。

我們上一次是講了師父上人這段開示，講了第一段，我們接著來看下一段。老人家提到，「來到台灣後，雖然無依無靠，但很幸運，在我二十六歲的那一年認識了方東美先生，方老師為我講哲學概論、佛經哲學，把佛法介紹給我」。上一次還跟大家提到，老人家的法緣，他學佛的過程，以至於弘法的過程，很多的緣分都是很關鍵，缺一不可。比方說，就要方教授來把佛法介紹給師父，不然他不一定能夠接受，因為老人家最佩服方教授。因為先入為主，從小覺得佛法是宗教、是迷信，先入為主要轉變，那得要他很佩服的人才辦得到。回到我們身上，我們身邊的親戚朋友，有沒有一些先入為主的情況？很可能有。那怎麼辦？那可能我們得做到讓他們很佩服，他這個先入為主才能夠轉變。所以每一個事情，它的一些原理原則拉到我們身上，其實都有學處。

而我們看方教授是一對一指導老和尚，包含章嘉大師也是，這麼殊勝的師生緣是結果，有果必有因。最近常跟大家提印祖有開示到，在理上不外心性，事上不出因果。印祖總結佛陀的教誨，這兩句話總結得很精闢，從理上講不會超出心性，從事上不出因果。這兩句話我們常常拿來觀照，會有很大的受用。我們說從理上講不離心性，心性就是真跟妄，我們是用真心還是用妄心，用真心，生活、工作、處世待人都是功德；用妄心，生煩惱，用妄心就迷惑、就造業，還得要受報，自跟他都沒有益處。妄心也是輪迴心，輪迴心又要造輪迴業。所以我們說觀心為要，這個不能馬虎。靈芝禪師說道：「用心皆名定業，能牽來報。」起個念頭就是一個種子，阿賴耶識裡面就有這個種子了。「能牽來報」，一定會有未來果報。「

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」所以這些話其實都在提醒我們，對於起心動念、一言一行都要有高度的警覺性，不能隨便起妄念、起惡念，未來都要受報。

所以師父上人在（也是二〇一六年）香港的清明祭祖法會，講了一個因果專題，給我們詮釋這個因果的影響力。還舉了一個目犍連尊者前世的例子，他被太太挑唆，然後居然要殺害他的父母。因為他父母都已經瞎了，然後就把他們要帶到外面傷害，結果就假裝有盜賊來了，就打他父母。在那一刻，他的父母沒有顧及自己的安危，就趕快大聲的喊：「孩子，你趕快走，不用管我」，一下把他的良心給喚醒了。所以我們從這些故事也深刻體會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父母奮不顧身的慈愛把他良心喚醒了，他就跪下來懺悔。雖然他懺悔了，但是畢竟在那整個過程，老人家說了，半個小時，三十分鐘再乘以六十秒，這一千八百秒，可是每一秒我們算一千六百兆次的念頭，一彈指三十二億百千念，我們彈五次的話是一千六百兆，一千六百兆還要乘以一千八百，那有多少個念頭？但是每個念頭都是一個種子。所以他到地獄很長的時間，又到餓鬼道、畜生道，後來轉生為人，五百世都是被打到整個骨頭粉碎而死。你看半個小時的時間，招感來的果報是這樣。所以老人家也是非常善巧，用《菩薩處胎經》這個一彈指三十二億百千念，讓我們來警覺，決定不能小看念頭的力量。所以靈芝禪師講的：「用心皆名定業，能牽來報，縱懺不亡」，縱使懺悔它也不會消失掉，它可以化小，但是它因已經種下去了，因緣成熟它還是要結果。「以此自量」，以這個真相來考慮，我們就不能輕易動，連念頭都不能輕易動。

顏回是孔子最認可的學生，顏回問仁，孔子回答什麼？「克己復禮為仁。」顏回很好學，他進一步說具體怎麼做，「請問其目」。大家看孔子的弟子跟他老人家的互動，是不是我們的學處？我們

看這弟子都會，那具體我從哪裡下手？這個道理講了，理事圓融，有理，事相我該怎麼做？就像老和尚問章嘉大師，他知道佛法很好，要怎麼樣很快的可以深入？章嘉大師回答師父上人六個字：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」師父接著問什麼？「從哪裡下手？」這個跟顏回問的請問其目，意思就是從哪裡下手。章嘉大師告訴師父，從布施下手。

所以諸位同修，師父上人跟章嘉大師這個對話我們都聽過，跟我們有沒有關係？我們有沒有更看得破、放得下？這六個字就是整個佛法的總綱領，看得破是明理、是解，放得下是功夫、是行；看得破是知過，放得下是改過；看得破是觀，放得下是止，止觀兩個字就包含一切佛法。所以這些高僧大德他們都是入境域的，六個字就含攝一切佛法。師父很善學，說那我具體從哪裡下手？章嘉大師說布施。

我們聽完這一段再回到自己身上的受用，我們現在還有沒有捨不得的東西？要練布施。還有沒有哪個東西太捨不得了，不願意送別人，這個就有罣門。所以什麼都放得下、都能捨，這樣阿彌陀佛隨時來接都能走。之前有跟大家提到，有一個同修喜歡吃水果，有提過吧？你看他念佛念得很好，結果在那個境界當中，就一盤水果出現了，佛相都不見了。所以娑婆有一愛之不輕，臨終被此愛所牽。大家一聽到臨終，不能起一個念頭說，那三十年以後、四十年以後，不一定，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」，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。所以師父指導我們每一天當最後一天，每一天上床，這個算是假死，就躺過去了，都是一個練無常的境緣，要這樣去提醒自己，可能這一睡過去就沒起來了，那得什麼都放得下才好。再來，每一天是最後一天，什麼沒有做會遺憾，當下就要趕快去做，不能等明天。前一陣子有個同修，他也生病很重，他對他太太一直不好，後來

去給他太太懺悔，後來走得挺好的，他懺悔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往生大分兩種人：一個積功累德，圓滿；一種就是靠懺悔的力量。其實最重要的，人懺悔，那個真心會透出來，所以它力量大。

所以靈芝大師說到的：「用心皆名定業，能牽來報，縱懺不亡。以此自量，何容輕動。」所以不能亂動念頭。所以顏回是問的從哪裡下手，孔子指導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，這個動用佛家講不能亂動妄念、惡念、邪念。等於也是提醒我們，看什麼、聽什麼、說什麼，會讓我們受染污的，那都不能去接觸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經題，清淨平等覺，這是自受用，得從清淨下功夫，心淨佛土淨，不能染污。保護好自己的清淨心，這個就是自愛，真正自愛。所以師父上人說他幾十年不看電視、不看報紙，就是不去染污，這個很重要。

比方說現在打開電視，假如是新聞，那現在報導很多都負面的也會報導。其實這個媒體的原則應該是隱惡揚善，這樣大家接觸是增長善根。包含以前的藝人，他們所演的都是忠孝節義。我們說每個行業都有它的道，醫學界醫道，教育界師道，為人領導、當官的人要有君道；同樣的，古代演藝圈的人也有他的規矩，你不能演不好的東西，但是現在這些道在各行各業傳承得不足了。所以為什麼師父一直強調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說到這一點，我們馬來西亞的同修要很感謝政府，感覺馬來西亞的媒體還是比較乾淨的。你們都沒什麼反應，我不知道我的判斷對不對。因為這個畢竟是有宗教信仰的國家，他倫理道德這些還是守得比較好。所以我們是從政者，我們就要懂得保護人民的清淨心、善心，這是責任，叫父母官，父母當然要愛護子民。很多地區現在變成商業掛帥，只要能賺錢就好了。所以這些都是偏離了正道，一偏離道，《左傳》說「棄常則妖興」，棄了常道，很多怪現象就出現了。

所以講到這裡，以後大家假如遇到電視台、傳播媒體找你去跟他們講講傳統文化，大家去不去？你們都沒反應？比方老和尚說，現在有兩種人可以救世界，一個是國家領導人，其實他只要，比方說他是一方首長，媒體是他可以要求的，這個力量影響都很大，這第一種人；第二種人，媒體負責人。不知道大家聽到老人家這段話內心生起的是什麼念頭，會不會想，這兩種人我都不是，所以這句話跟我沒關係了。有沒有想一想，你身邊有沒有當官的，有沒有在媒體工作的？你說有，可是他又不是媒體的老闆，他在那個領域他不會去造緣？慢慢影響他的老闆。

我們佛門常說要造緣，緣分是可以經營的。比方說我們一聽到佛不度無緣之人，大家想，無緣之人，那個人沒緣，度不了。那沒緣可以造緣嘛，所以佛是沒善根給他種善根。佛不度無緣之人，是不能強求，但是面對無緣的人，也要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，趕緊跟他結善緣。所以師父指導我們，你在你的汽車後面貼一個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你今天開車出去跟多少人結緣，他停在你後面，那個字他就看一遍，心裡就默念一遍，一歷眼根，他自己心裡又默念，那就變成他的道種了。所以我們的心態，往往在一接觸東西的時候容易觀察出來。所以能救世界是這兩種人，我假如有認識的，那我應該怎麼去造這個緣？我真的這兩個領域的人我一個都沒認識，那你也可以發願，假如過去生跟我有緣的，這個緣分也能夠現前，我好好去經營、去促成。我們不去攀，但是我們真有了，我們應該盡力去做。所以這個緣分是可以慢慢去經營的，我們不攀緣，但是還是很珍惜，然後透過自己的心來經營這個緣。所謂一切法從心想生，我們善用心，這些善的緣都會出現。我們要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師父講的這些開示都很精闢，都跟我有關係，我雖然沒有去攀緣，但是這些事我覺得有緣我會盡力去做。有這樣的心境，佛菩薩

加持得上，佛菩薩才好派任務給我們。

靈芝禪師說的：「能牽來報，縱懺不亡。以此自量，何容輕動，識心之士，豈不畏乎。」就是我們現在看懂心的作用了，一個念頭就是一個種子，我們必須提起對一個念頭、一言一行的敬畏之心。這個就像《太上感應篇》說的：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」，都是我們的身口意去感召來的，沒有一定的門路，「善惡之報，如影隨形」。所以靈芝禪師這一句話，也讓我們對念頭、對因果產生敬畏的心。

所以印祖講理上不外心性，就跟妄，這個提醒我們，我們隨時都要用真心，要善用其心，那這樣生活是功德，工作是功德，處事待人接物都是功德。舉個例子，大家去爬山，你要爬山的時候，往上看，「還要爬那麼高！」這個是妄心，這是抱怨的種子。假如你要爬了，你跨上去，「見昇高路」，你往上坡爬，「見昇高路，當願眾生，永出三界，心無怯弱」，就是你在爬山往上爬的時候，你的心量就是當願眾生統統都出三界六道輪迴，要跨出去，永出三界，心不要膽怯、不要懦弱，要真為生死發菩提心。所以你看爬山是不是修行？你看他善用心，爬山的時候心量都是包太虛，當願眾生都一起出輪迴。有上坡就有下坡，下坡的時候，「當願眾生，其心謙下」，能夠謙卑低下，「長佛善根」，一謙卑就是五十三參，他善根福德都會增長。這個是在《華嚴經·淨行品》，它整品都是菩薩穿衣也是功德、也是修行，吃飯也是，生活的種種情境都是，因為他善用心，他用真心。所以師父在「菩提心貫注在整個生命中」他說道：「生活是念佛，工作是念佛，應酬是念佛，處事待人接物沒有一樣不是念佛。」那其實生活是功德、工作是功德、應酬是功德，處事待人接物沒有一樣不是功德。但是假如用的是妄心，生活是造業、工作是造業、應酬是造業，處事待人接物都是造業。所

以差很多，聖狂在一念之間。

所以印祖這些話我們都要放在心上，從事上不出因果，那我們就會深信因果，不怨天、不尤人；再來，也不會羨慕人，因為都是因果，他是如是因才有如是果，那有什麼好羨慕的？更重要是什麼？我們修好的因，我自然能感那個果。我們也不會去羨慕師父運氣好好，世間沒有運氣的，都是修來的，都是自求多福的，都是感應來的。所以老人家遇到三位好老師，都是他的恭敬心感召的，恭恭敬敬寫了一封信給方教授，方教授才約他到家裡來見面。成德在想，其實約來以前就已經應該是決定要教這個學生，因為方教授閱人無數，他可能看到這封信就看到這個學生的恭敬了。

方教授把佛法介紹給師父上人，「又受到章嘉大師的教誨，我的人生才有一個目標、才有一個方向，目標是大乘佛法，方向是學習經典」。這個目標、方向很重要，「勸發菩提心文」說的發心為首、立願居先，你有個方向、目標，你走的每一步才會往這個方向、目標去走；目標不明確，有可能是背道而馳，反方向了。當然老人家的目標、方向是因為他學了佛法，佛法是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那我們也要思考，我們現在自己的人生有沒有目標、有沒有方向？相信大家都是有的。師父說的，一個方向，西方極樂世界；一個目標，見阿彌陀佛，所以這個方向、目標很確定。師父上人這裡是講到他的目標是大乘佛法，方向是學習經典，因為深入經藏才能智慧如海，有智慧才幫得了人。佛門強調，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者，無有是處。我們都想幫親人、朋友、有緣的人，大家都有這個心，才會在淨宗學會相聚，才會在這些弘揚文化的團隊相聚，這叫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但我們有利人的心，佛門這句話對我們的提醒就很重要，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不可能。「假令供養恆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」，所以自己深入經藏，然後能夠智慧增長，這是幫人的



前提。所以徐醒民老師講道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這個明明德是自覺，親民是覺他。用什麼去覺他？是用明明德去親民，比方說我們勸別人放下貪瞋痴，那一定是我們用我們調伏貪瞋痴的領悟、心得去供養他，這個才能攝受他，因為你是娓娓道來，下過真實的功夫。所以我們要利人必須先自利，尤其是恢復自己的智慧，那就要深入經典、學習經典。不是說弘法的人才要學習經典，護法的人一樣。你想要去幫助身邊的人，你一定要深入經藏，一經通一切經通。

「我好像研究經教的時間比較少。」其實我們在工作當中、甚至是照顧家庭當中，都是用經教來思惟，那當下有沒有在薰習？比方我們在廚房煮飯，都是用禮敬諸佛、廣修供養的心在那裡煮，邊煮還邊念佛，你看行中有解吧。你的孩子還小，你在那裡引導他，可是你每一次引導他，想到的都是儒釋道的教誨，那我們有沒有在正思惟？有沒有在講經說法？講經說法又沒有規定說要對很多聽眾才是講經說法，對一個孩子你是真誠心，那個講經說法的功夫也能練出來。所以現在假如一心一意把她的孩子教好的人，等她的孩子十來歲了，很懂事、獨立了，她很可能就是一個很好弘揚女德、弘揚文化的老師，甚至於是不用等到她孩子十幾歲了，她偶爾就可以出來把一些心得、領悟供養供養。但是主伴要圓融，她主還是家庭主婦，還是把家裡的角色要扮演好，妳不能一講課受歡迎了，統統跑去講課，敦倫盡分忘記了，那就陷在名聞利養裡面去了。所以修學能不能得力、提升，就在安住當下，安在我當下的本分，安在我人生的這些因緣際遇。人很難安在自己當下的緣分，他會產生攀比，我假如不結婚就好了，我假如能像他那樣就好了，然後自己的心常常都在這些不平當中、比較當中、煩惱當中。能夠安住的，他就隨緣消舊業，隨緣修忍辱，隨事發菩提心。在人生際遇當中，我經

歷這個苦，可能跟我有同樣人生際遇的人還很多，我得過這個關，以後就能夠幫助這些跟我有同樣際遇的人。大家要了解，你發的是真心，你真的過關了，觀世音菩薩會派很多人來給你協助。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，我們真有能力了，有真實功夫了，一些緣分會來找我們。

師父接著說：「三年後章嘉大師圓寂了，我對佛法生起信心，認為這一門值得一生去修學。」我們看到師父說我對佛法生起信心，這個不是一時激動，而且是隨時隨地不懷疑，都有信心。而我們對佛法的信心，表現在佛法講的我們不懷疑，那我們會遇事生煩惱，就是對佛法教的沒有完全信。比方大家深不深信因果？那佛法事上不離因果，不出因果兩個字。那既然都是因果，應該逆來順受，怎麼還有抱怨？那還是不信因果。所以遇到境界還會生煩惱，我們對佛法教的其實還沒有達到都信。其實我們比較容易信誰？還是比較容易信自己的習慣，慣性思惟。

所以李炳南老師很有智慧，老和尚出家了，兩年後受具足戒，去拜老師、去謝老師，李炳老他還出來外面。師父上人看到李炳老，遠遠的，李炳南老師就：「你要信佛！」指著他，你要信佛。師父說這時候都愣住了，心裡想，我都學佛這麼多年了，而且我還出家，還受具足戒了，怎麼老師還叫我要信佛？那個機會點抓得非常好，終身難忘。結果李炳南老師牽著師父的手，讓他坐下來，好好給他講：很多名山寶剎方丈住持一生都不一定能信佛。這個信不是一時激動在嘴巴上講，是我們遇到境界能不能提起佛法的教誨，你相信它，你就會用它來思惟、用它來處理事情。所以我們可以有一個觀照，只要有煩惱了，就是不夠信佛，趕緊調整一下，信自信他，信因信果，信理信事。我們很多煩惱都是不相信自己，一懷疑自己就氣餒，有時候就兵敗如山倒。所以這個時候就還是要趕緊念佛

，「無量光壽，是我本覺。起心念佛，方名始覺。託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。始本不離，直趨覺路」。正念能提得起來就好了，沒事了，邪念就污染不上。

其實我們冷靜去觀察，世間覺得晴天霹靂過不去的事，其實就是個念頭而已，沒那麼複雜。但是為什麼他這麼痛苦？因為剛好碰到他最不能忍受的事。他最不能忍受，其實還是他最執著的那個點出現了。什麼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怎麼樣，那就還有個罩門。而且告訴大家，我們發願要弘護正法，來考試一定要考那個最嚴重的，最不能放下的，因為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（音增）益其所不能」，他還有放不下的，就還有做不了的，得把這個突破了。比方說我們還有很不能忍受的，突然你弘護正法幹到一半，這個罩門出現了，然後過不去，搞得人仰馬翻，那咋辦？所以佛菩薩有智慧，他要安排我們去做事，他看得很遠，得先把我們這個罩門考一考，看我們能不能練成金鐘罩、鐵布衫，怎麼打、怎麼考都如如不動，這樣去弘護正法，佛菩薩就不用再操心了。所以今天假如你遇到我最不能忍受的事，你不要生氣，你反而要告訴自己，老天爺瞧得起我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就是老天爺瞧得起我。你看換個念頭，轉個念就過去了。一切法從心想生，所以障礙也不在外，在念頭。

所以師父這裡講，對佛法生起信心，認為這一門值得一生去修學，「所以我就把工作辭掉，專門學佛」。這裡也看到，老人家他人生懂得取捨。所以人生的智慧表現在哪？其中就是表現在取捨。人生的輕重緩急在哪裡？有沒有看清楚人生的意義在哪？曾經有跟大家提過，有一位法師夢參長老，好像是虛雲老和尚的侍者，他有講到，人生假如先把最後一刻看清楚，再來經營人生，那感覺不一

樣了。這個是用智慧來觀察人生，看那最後一刻，雙手、雙腳一攤，真是萬般將不去，什麼都帶不走，尤其什麼？身體都帶不走，身外之物更不用說了。看清楚這一點的人，對世間就不會有去貪求了，還要貪求古董嗎？還要貪求豪車嗎？這些東西都帶不走。我是舉例，假如你們家裡覺得買一台車子很高級的比較安全，你家裡的人他們的考量也都不是說是為了去炫富的，你可這個時候不要持反對意見，說成德法師說不能買豪車。所以大家聽了之後不要出現執著點，要領會那個意思，得要理解人家的考量。我那天遇到一對父母給孩子買車，他的考量就是安全性，而且有一些車子雖然確實是貴，但是它品質非常好，所以這個都要就事論事。

所以看清楚了什麼都帶不走，不會去苦苦追求。再來要思考，什麼是留得下來的？所以經典開我們的智慧眼，「開彼智慧眼，獲得光明身」。《三字經》說：「人遺子，金滿籬；我教子，惟一經。」你要把經典倫理、道德、因果這些教誨傳承給你的孩子，這個家道才能長長久久傳下去。而這個《三字經》是宋朝的經典，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也已經在提醒，大部分的為人父母者留什麼給孩子？錢。所以「惑道者眾，悟道者少」。所以格言說的：「勿以嗜欲殺身」，一些不好的習慣，熬夜這些不好的習慣傷害身體；「勿以財貨殺子孫」，你留一大堆錢財，結果造成他兄弟姐妹之間的爭執，不是害了他們？古人這些句子都有人生的智慧哲理。所以留得下來的是家道，留得下來是陰德。你看孔子他的功德太大了，他子孫二千五百多年之後都受到他的庇蔭，這是我們應該效法的。

大家看老人家他取捨，他把工作辭掉專門學佛。佛《遺教經》說的，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，愈專注愈好。當然每個人他的情況、他家庭的情形種種不一樣，但是我們已經明白了宇宙人生這些道理，我們就不再搞輪迴業，我們就不再為這些世間沒有意義的事

在那裡蹉跎光陰。以至於我們縱使家庭、工作有我們的責任，我們都是在敦倫盡分，我們都是在行菩薩道，那這樣也是專門學佛，在各行各業行菩薩道。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精神抓住，不是說這段話看完大家就去辭職。所以大家都要圓融的去理解，因為就有一個人跑去找師父，說：「師父，我工作也辭掉了，我家裡妻小我也都放下了」，然後就跑到師父面前：「我全部都放下了，接下來要怎麼樣？」師父說：「我叫你心上放下，沒叫你事上放下。」事上沒有障礙的。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喊冤枉。所以大乘佛法要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來領悟。

接著，「朱鏡宙老居士介紹我認識懺雲法師，懺雲法師在埔里住茅蓬，我跟他住了半年，懺雲法師說我是個講經的材料，勸我發心講經」。師父很尊重長者，所以這些長者都特別照顧他，你看朱鏡宙老居士也都是師父爺爺輩的長輩。我們看到懺雲法師功德很大，他勸請老人家發心講經。諸位同修，你們有沒有曾經觀察哪一位同修很適合弘護正法，然後你勸請他出來做？為我們佛門舉薦弘護人才也是我們的本分，是不是？所以敦倫盡分不簡單，你為一個單位，你要幫忙推薦人才，甚至你要幫忙培養人才、帶人才，不是說我自己的事幹完就沒事，這個都要很有責任感，這個心量要大。甚至要考慮得遠，當我不能做了，我得推薦甚至培養出幾個能做我工作的人，這個是真正盡忠。五倫關係裡面有個君臣關係，其實我們都是臣。成德在英國漢學院，老和尚是我們的領導，勝妙法師是我的領導，我就有我為人臣的本分要去盡。跟諸位同修交流，那我們方會長、顏會長他們是校長，他們辦學，成德是教員，也要常常請示他們、請教他們，這些上課有沒有不妥當的地方？都有他角色的應對本分在裡面。所以敦倫盡分對我們在家修學很重要，當然出家也是一樣的。李炳南老師有兩句話：「白衣學佛，不離世法，必須

敦倫盡分；處世不忘菩提，要在行解相應。」等於李老把敦倫盡分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位置。敦倫盡分好，積功累德；敦倫盡分我們沒有好好做，也會造業，不說別的，鐵定會讓領導多操心。明明我們來弘護正法是來幫忙的，結果變成得操我們的心，那就情何以堪。所以我們要做一個讓父母放心、讓領導放心的子弟。

懺雲法師就進一步勸師父，「講經去跟誰學？最好就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學，李老居士正好那個時候在台中開了一個經學班，專門訓練講經的學生。所以我離開茅蓬去台中親近李老師，和老師的緣就是這麼結下來的。」就介紹了一下去見李老的緣分。

接著這一段是「首重師承」。「到台中那年我三十一歲，李老師七十歲。跟老師見面，老師就跟我約法三章：第一條，你到我這裡來，依我為師，從今天起，一切法師、居士大德們講經說法不准聽；第二條，從今天起，你想看的書……都要經過我同意，包括經書，我沒有同意不准看；第三條，你過去所學的」，包含跟方教授、跟章嘉大師學的，「我一概不承認，統統作廢，從今天起，一切都從頭學起」。這是三個條件，「你能夠接受，你就留在這個地方好好學習；不能接受，你就另請高明。我想了二、三分鐘，接受了。因為老師這些話，乍聽起來好像很跋扈……但是我知道，李老師是個真善知識，答應他了。」因為李老也是朱鏡宙老居士、懺雲法師推薦的；再來，老人家師父上人也是很會看人。所以我們要看懂善知識。師父上人還推薦了幾個人去親近李炳南老師，但是都沒有留下來，所以要看懂真善知識，真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李炳南老師最後告訴他，「有期限，多久？五年，五年一定要遵守。他老人家說，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，五年之後我介紹一個老師給你，你好好跟他去學，那是誰？印光大師。印光大師是他的老師，往生了，印光大師的書，《文鈔》在。」

這一段大家看完有沒有什麼體悟？可以談一談。首先要跟顏居士道歉一下，好像上一次妳有舉手，我都沒有發現，阿彌陀佛。這一段大家有沒有一些感悟，或者一些心得要分享？沒關係，順著來，大家有感悟都可以互相探討一下。

我們這個時代，會無形當中形成一個心態，我自己是這麼感覺的，可能你們沒有，感覺我在成長過程，會覺得我們這個時代最進步，以前好像比不上我們。後來遇到師父，我覺得我以前這個想法是很嚴重的錯誤。但是雖然知道錯誤了，可是畢竟它已經不知不覺形成了這種認知，好像都覺得好多東西會不會落伍了？所以師父上人有一次在香港參加企業家論壇，那個主持人就問師父上人說：「傳統文化有沒有糟粕？」師父說：「有。」我當時坐在第一排，我都傻了，我說師父怎麼說有？所以老人家說法是無礙，他那個幽默裡面他有智慧的，他說：「有，因為他們不懂，就說有糟粕，看不懂，所以就說有糟粕。」因為老人家這麼一講，我看在座的人一輩子都不會忘記。而且進一步要把一個道理闡述，老人家接著說：「假如有糟粕，這幾千年我們的祖先早就把它拿下來了，不會留在經典裡面，所以還輪不到我們去說它有糟粕。」而且師父又強調，我們祖先的心比我們清淨，清淨心生智慧。以前的人真的欲望少，清心寡欲；我們欲望一重，欲令智迷，利令智昏。為什麼覺得它是糟粕？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深意在哪裡。古人他在判斷事情，不論一時而論久遠，不論現行而論流弊，不論一身而論天下，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很歡喜，可是影響的是後世的人。

你看現在這個環境問題，假如我們現在的人不好好檢討、改善我們自己，那我們後世的子孫他們就遭殃了，這個都要考慮長遠的。師父講經的時候說的，他不能看一百年不能做宰相，因為他下的決定會殃及後面的人。所以師父這一段話修正我自己這種態度，就

對祖先要恭敬、要信任，進一步也要去了解祖先的深意在哪裡。你看祖先他也在整個歷史當中他都會去調整的，比方說商朝，夏商周，商朝喪禮之後慰問喪者家屬，什麼時候慰問？是這個亡者埋葬了，就在墓地慰問家屬。周朝呢？周朝是喪禮結束之後，這個亡者的家屬回到家，到他們家裡去慰問家屬。學生就問孔子：「夫子，商朝跟周朝的做法不一樣，您老人家怎麼看？」孔子就講了，說他還是比較認同周朝，因為失去至親的家屬在什麼時候會比較悲痛？是埋葬完比較悲痛，還是回到家裡的時候比較悲痛？你還在喪禮的時候，他一直在辦事，在料理這些後事，他的心都還繫在這些事情當中；可是等他回到家裡，事已經辦完了，結果一回到那個熟悉的環境，可能看到那個椅子，可能看到那個餐具、看到那個物品，就會想到誰？想到亡者，這個時候是特別容易睹物思情。所以周朝他就修改，就是都辦完喪事了去慰問家屬，是回到他的家去慰問，他睹物思情的時候，特別需要人家安慰。所以你看兩個朝代的做法有調整，我們就感覺這個禮特別它有人情味在裡面。所以我們古人這些制度，它也是一直在修正，因時因地在調整。所以都是有歷朝歷代這些聖賢人在把關，所以還能夠留那麼久的，都是精華才會在經典裡面。

當然現在世間有很多的人會說，你看傳統文化裡面有裹小腳，有什麼做法，重男輕女。你具體給他講出來，那些都不是經典裡的東西。我們看《群書治要》裡面講：「妻也者，親之主也。」所以有一句話叫家庭主婦，這個是有經典依據的。你們有聽過家庭主夫嗎？那為什麼古人說妻子是一個家最重要的，主，最關鍵、最重要的人？因為這個家興不興旺就看這個女子的德。所以怎麼可以不尊重自己的太太？這個好像是在《孔子家語》裡面的。裹小腳那個都不是經典的。所以人面對一些他覺得不對的，統統都推到傳統文化



來，這個實在是很冤枉。老人家提到的，古人智慧比我們高，所以我們進一步了解古人這些考慮，那個恭敬心自然就增長了，所以反而是愈學，我們會愈佩服我們的祖先。

師父說了，這三個條件是不是李炳南老師規定的？不是，它是祖祖相傳的。請教大家，為什麼要定這三個條件？這三個條件對學習有什麼重要性？這個就是我們要去真正認清楚這些傳承下來的方法，它的智慧在哪、它的深遠意義在哪？你了解了，你就肯去依教奉行了。就好像佛為什麼要講四十九年的經？他講、講，講到我們明白了，肯去做了。但師父善根厚，李炳南老師沒有跟他講這三個條件為什麼要這樣定，他老人家就願意守了，這個善根更厚。就像鍋漏匠，諦閑老法師叫他，你就念阿彌陀佛，他說好，他就念了，他也沒有說，為什麼要念？念了有什麼好處？到底要念多久？我念了沒什麼作用怎麼辦？沒這麼多念頭，單純，可能他們的信念就是，我認你做師父了，你咋說我咋幹，比較簡單。大家想一想，這三個條件意義在哪？大家有沒有思惟過這個問題？大家有想到的可以表達，這個沒有標準答案。我們請黃居士。

黃居士：阿彌陀佛，尊敬的德師父，早安吉祥！

成德法師：謝謝，阿彌陀佛。

黃居士：諸位同學早安吉祥！學生在這週裡邊聽了「跟隨恩師雪廬老師學習經教十年因緣」，德師父問了這三個問題，就是說第一要守，其他的居士大德講的經都不准聽；第二，沒有雪公太老師批准的經書都不准看；從那天起，一切所學的都不承認。就是老師給我們守這三個條件，就是我們跟定一個老師，這是學生的理解，跟定一個老師，什麼都不想，就是跟著老師，老師說什麼就做什麼，就一直這樣子做下去的話，做到最後就會知道說……因為如果是說去聽了好幾個老師的話，其實這邊聽聽、那邊聽聽，那個思路會

不清，然後會一直在想；如果是跟定一個老師，就什麼都不想，老師說什麼就做什麼，老師說聽什麼就聽什麼，那心清淨，心清淨了以後那個感應和思路會比較清楚。這個是學生自己的感受，自己的一個學習的整個過程，就是一直以來都沒有離開過師父老人家和成德師父，以前我們蔡老師到現在成德師父，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兩個老師，其他的都沒有聽。所以老師說什麼、師父上人說什麼，回到家裡就做什麼，所以在這十年過來，跟以往十年前都不一樣，就是自己的感受清淨，然後沒有那麼多煩惱，然後也看得到效果，因為一門深入，做老師講的東西，就是這樣而已。感恩德師父。

成德法師：好，謝謝黃居士。她自己有所體會，我們佛門講信解行，去行自己會有體證、有領悟。

我們再請林居士。

林居士：阿彌陀佛，法師、各位師兄，大家下午好。學生看到這一段的體會就是說，其實學生覺得李炳南老師之前應該知道淨空老法師這個人了，應該知道多少的，見面就是說可能也知道他是一個可造之才，所以他就以師承的方法，先提出這三個條件。學生的體會就是說，這三個其實不僅對當時的淨空法師有很大的幫助，其實對我們目前也是有很大的幫助的。就是剛才黃師兄所講的，我們現在如果跟這個老師學，就跟著他的方法。因為每個老師，不是說其他的老師講得不對，但是只是說其他的老師講法可能不太一樣，用的那些字眼也許也不一樣，他們那種心態也許不一樣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老師到底他們有沒有真正修行。因為我們學習我們要跟對老師，這個老師應該是一個真正落實教誨的人，如果我們連對方的這些不清楚的話，我們可能會走錯路。所以學生認為，人要認識一個善知識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學生現在的目前情況也是像黃居士一樣。其他的話，因為學生的朋友多，有些是南傳

的，有些是北傳的，常常會有介紹各種各樣那些講座，學生都沒有參與，因為學生覺得絕對這條路是這樣走的。在念佛法門本身老實說，學生也沒有聽其他法師講，就這樣跟著老法師和成德法師的這條線路走，學生覺得比較安全、比較可靠。所以覺得這三個條件對學生也非常重要，所以就這樣修行下去。謝謝法師，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林居士。提到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講的重點，「從明師受戒」，這是明白的明，所以我們是都要依止老和尚的教誨。成德講得跟老人家不同，你們一定要護念我，不然我這個因果就背大了，我們一起跟著老人家學習。而且剛剛林居士講的，你聽其他的老師講，有時候他遣詞用句不一樣，可是我們容易分別它了，那不是到時候自己也亂了嗎？

我們請韓老師。

韓老師：早安吉祥，各位同學下午好。

成德法師：您好。

韓老師：法師好。針對這點，學生看到的是信任，對老師是絕對的信任。當一個學生對老師是絕對的信任的時候，老師說的東西他才能夠真的吸收，他才能夠真的做到。如果他不能夠信任的話，老師說一個，他就懷疑一點，再選擇一點，其實那是耽誤自己，也可能會誤導別人，還有辜負老師的教導。在當初，學生在學習的時候，是很慶幸的，無意中就走入了這個師承。後來想回來是很慶幸，因為當初很渴望要學習的時候，是想到說我要學習，但是不要去學那種要繳費有文憑的，要畢業，拿了文憑就學完那種，是想到我要去學那種是不需要畢業，永遠學不完的東西，也不需要說有一個名堂的，就是純粹想要去學，但是學什麼不知道的。

因緣巧合之下，就到了中心學習。那個時候也是面對一些困境，剛好看的書都是成德法師當初蔡老師講的課，剛好一連串都是看

這些書，《幸福人生講座》、《小故事大智慧》、《人生不能等待的兩件事》，就是發現看了這些書之後，整個人就開闊了，跟以往看的種種的書是不一樣的。一直到現在，看的書都是跟著老法師的書去看，蔡老師的書，自己會覺得很踏實，不怕說我看了這個人的書會不會自己學偏了不知道，或者是自己的思惟被污染自己也不懂。可是跟著這個師承去學，跟著老師去學，老師說你看這本就看這本，你學這個就看這個，會很安心，就像剛才師兄分享到的很安全，就是確保你就是在那個正道上。而且會很專注，不會說那個心想要這個、想要那個，東西都很多想學，不會，就是很專注，就這一篇，所以就會收到剛才黃老師說的那個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的效果，真的是有得到。學生的分享到這裡，謝謝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韓老師。我們剛剛強調這個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說從明師受戒，因為他是修學的過來人，他所教導的都是會依照經典來教。那我們看世間有一些書籍，很可能是他個人的看法，就是人還沒有到修學成就，他還是會用他的分別跟執著，那他假如用他的分別執著，我們又分別不出來，就被他的分別執著影響了。我最近也遇到不少，他們去學一些東西，然後就說，我這些行為、我這些煩惱就是因為家裡造成的，結果就變成怨父母了，而且現在學這個的還很多。你說統統也好心要去學習，怎麼都學到……這些本身他的理論就已經是偏頗的，所以師長老人家說這個時代是聽騙不聽勸，認假不認真。

當然我們學習的一種發心很重要，比方韓老師應該是希望為這個教育盡一點心力，這個就會感召同樣相應的因緣。成德那時候接受到老人家的經教，就是我們也辦了課程，自己也去參加一些課程，費用都很貴。我記得是二十四年前，二十四、五年前，時間好快，都感覺好像不久以前，都已經是二十多年前，我們當時還辦課

程，我就是去教育訓練機構了，什麼潛能開發那些課程，我們都有辦。當時候辦三天，多少錢？台幣五萬五，邀請了一個美國的催眠師來上課。那個費用很高，有一些學員來上課，都是刷卡，刷完卡其實對他家庭都有負擔。然後我看他們上完好像效果也不顯著，我就覺得這個錢有點賺不下去了，不然我是top sales（按：銷售精英）。所以我感覺人生有時候會有一些情境，就是面臨你良心的抉擇，假如你沒有隨順名利，你的良心還把持住，就會有好的機緣出現了。我那時候就覺得這個還是沒有辦法真正解決人的問題，到底什麼才能解決？這個錢我也賺不下去了。就在那個時刻，就有人送老法師的錄音帶，那時候還沒有光碟，錄音帶給我聽了，然後跟老人家學習的緣分就接上了。後來才知道，不止不用交錢，連書、錄音帶都是免費的，所以這個才展現佛菩薩的慈悲。那老人家也都是效法釋迦牟尼佛，佛陀怎麼做，他老人家就跟著怎麼做。所以我們有利眾的心，希望為教育界做一些事，都會起感應的。

剛剛韓老師還講了一個特別核心的，就是你要信任老師，你對他百分之百信任，你跟他學。我們佛門，比方說諦閑老法師，天台宗的祖師，當時候有一個人來求教，應該大家聽過那個公案，一個是去參禪、一個是鍋漏匠。諦閑老法師看他的因緣是喜歡參禪，他就介紹去禪宗道場，很快的他就升到首座和尚了。都會看他的因緣，他的因緣在哪，他比較信任誰，他就推薦他到那個因緣。這些大善知識不會說一定要跟我學，他會看因緣，他不會勉強因緣。所以這個信任是個關鍵。

我們再請吳居士。

吳居士：成德法師好，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你好。

吳居士：學生時常在聽經的時候有聽到老法師說，一位老師一個方向，如果兩個老師就兩個方向，就變成三岔路口，如果三個老師就三個方向，就變成十字街頭。所以我們還是老實聽話一點，跟一位老師就好了，這一生一定會成就。謝謝，學生的分享就到此為止，謝謝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吳居士，他一發言就丹田很有力。因為他是做有機農耕的，都是做無畏布施，所以他身體狀況應該挺好的。所以都是因果，都不離因果。他提到的這個很重要，一個老師一條路，兩個老師兩條路，三個老師三岔路，四個老師就十字街頭。所以開的第一個條件其實就是最核心的，你相信誰就跟誰學，兩個老師不就兩條路了，你怎麼走？

我們再請吳居士。

吳居士：阿彌陀佛，法師好，各位同學、老師好。學生覺得這三條戒律是讓老法師那個心定下來，因為一個老師能夠知道學生學什麼，他不被外界的污染，他的心才能完全定下來，因為心定才能一門深入，然後才能夠專。這個跟章嘉大師教導老法師的方法有點相似，因為章嘉大師也是讓老法師定下來，他才跟老法師講話，然後每次送老法師出門口的時候，他都會告訴老法師「戒律很重要」。這個是學生所領悟到的，阿彌陀佛，謝謝法師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吳居士，他這個領會也是很可貴。就是心定，這個法才能夠入心；心浮動，這個法就不容易入我們的心。而且還提到，章嘉大師送師父都說「戒律很重要」，而且戒律不只是我們想的這個五戒、菩薩戒而已，戒律當中最重要的是孝親尊師，是聽老師的教誡。所以從明師受戒，那個戒不單是指五戒這些戒律而已，他主要的是你要聽老師的話。因為這個態度一提起來，他在任何情境，「我不能違背老師的教誨」，這個力量就很大了。

就像子路，他跟著孔子學習，他在臨終的時候，剛好是因為衛國發生內亂，他又重義氣，他就趕回去了。孔子其實在好幾年前他就已經講了，子路可能死的時候會比較慘烈，因為他性情比較重義氣，又在那種春秋比較戰亂的時代。所以他在衛國當官，衛國一內亂，他奮不顧身就去救人，結果就被人家殺害了。他臨死以前，他還記得老師說帽子隨時都要戴正，所以他臨死前都還調整好自己的帽子。他已經是面臨生死關頭了，他的念頭都是不能忘記老師教誨。所以這些學生有成就，就是這個態度。

另外一個學生高柴，也是在衛國當官，但是他就沒有犧牲掉，他就離開衛國了。他從衛國出來，子路反而從外面回去了。所以不要做無謂的犧牲，這個是高柴做得比較妥當。高柴也很老實，結果他逃啊逃啊就遇到了一個人，結果那個人曾經犯罪，然後被判刑把腳切掉，而且是他負責的，他下的這個指令。結果他一看到他，本來想他可能會報復我，結果那個人居然帶著他去避難，就讓他可以出城。就帶他到一個小洞，他說，「你鑽出去，就可以安全了」。結果你看他在生命關頭，這個高柴說：「君子不遂」，君子不能爬洞，有失威儀。結果那個人又找了一個地方，那個牆比較破損了，從那裡爬出去應該可以逃生了。結果這個高柴又說：「君子不踰」，君子不可以爬牆，有失威儀。後來那個人沒辦法了，把他帶到一個房間裡面，安全了。後來高柴就問那個人，我最後下的指令把你的腳切掉了，你怎麼還救我？那個人說了：「大人，你已經在整個判案過程盡力幫我能夠減罪了，實在沒辦法減了你才下這個指令，而且你在下這個指令的時候，我看到你是很難過的，所以你是有仁慈之心。」所以你看這個高柴，他雖然是在執行這個法律，但是他用的是仁慈心，還是感動了這些服刑的人。但是他在那個時候也沒有變通。這些孔子的弟子很難得的地方，就是他們面臨生死關頭，

還是不忘老師教他們的。這個精神讓我們聽了都非常感動。

我們再最後請黃居士。

黃居士：阿彌陀佛，成德法師好，同修們好。

成德法師：妳好。

黃居士：學生所體會到的是，當懺雲法師說老法師是個講經的材料，希望老法師講經可以向李炳南老師學習。當老法師去找李炳南老師的時候，學生相信李炳南老師應該知道老法師會來找他的，就知道老法師是真的發心想學習佛法，就是講經。所以李炳南老師就應該是知道老法師是個可教之才，所以才和他約法三章，不是跟每個人、每個學生都可以這樣約法三章的，他看到老法師的真誠，真心想學習，才跟他約法三章，讓他好好的專心的學習。所以就也知道他是可造的、可栽培的一位學生。這是學生所體會到的。還有關於老法師他為何會答應李炳南老師的約法三章？應該是知道這位老師是非常可以相信的，可以把自己教得很好的，就可以在那裡專心的學習，不被染污。因為這個約法三章也可以讓老法師一門深入，不被外界染污，一門深入的好好學習，專跟一位老師學習。就是這樣，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黃居士。您提到了就是李炳南老師當時候他是七十歲了，這個是很有人生的智慧閱歷，他會觀機，觀察這個學生，他開出這個條件。所以佛菩薩，還有這些高僧大德，他也是不攀緣的，會觀機，開這三個條件。

當然幾位同修의分享，也都是強調到師生之間互相的信任，這個緣，所謂師資道合。我們讀完這一段，首先第一個條件，你一定要找你最信任的人，你跟著他走就對了。當然你信任他，他也是明白人、過來人才行，不然就是變成搞情執了。第二，你所看的書都要他同意。其實這個是什麼？保護我們的知見。我們知見要建立起



來，我們在面對一切人事物就能分辨是非、善惡、邪正、利害、真偽了；在還沒有建立起來，我們去接觸這些書籍，很容易就被這些書籍的分別執著給影響了，所以這是在保護我們。成德是覺得自己還挺幸運的，因為一學佛就聽老法師講經，也沒有聽其他人的。聽了幾年，後來就到海口去分享傳統文化，就形成一個態度，人家一問什麼問題，我們很自然的就會思惟師父教啥了，就很自然。所以是沒有善根，但是運氣好，剛好就跟著老法師學經典。然後慢慢體會，其實師父講得非常的圓融、非常的全面，你怎麼修身、怎麼齊家、怎麼經營事業、怎麼治國，這些道理老人家都講得很透徹。

所以去年有一個朋友，他是開企管顧問公司的，他在輔導企業怎麼經營，怎麼把傳統文化融進去，剛好我跟他有聯繫，他也就一些問題跟我探討。結果他一問，我就會想到老法師教的，所以是跟著一個老師很好。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他講這個企業挺大的，現在他的員工在學他講的話。我說這個不妥。我為什麼這麼肯定？因為老法師說的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年間，人家康熙皇帝怎麼治國？讓文武百官，讓他的皇子、皇孫跟誰學？跟三教的專家學。康熙皇帝有沒有說「來，你們都聽我的」？沒有。連孔子都沒有說聽我的，那我們還敢這麼說？孔子說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」我們看孔子怎麼學的？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，然後還常常夢見周公，就是這些經教它有具體可以效法的人，我們常用一個詞叫亦步亦趨，就跟隨他。我們去看孔子的弟子也是，一直跟隨他、一直效法他。我們再隔二千五百多年，我們看老和尚跟著李炳南老師，也是亦步亦趨的去觀察、去向老師學習，這個世間話叫手把手帶。這個傳的是心法，李炳南老師的慈悲、李炳南老師的節儉，這些無形當中就潛移默化影響他的學生。所以我這個朋友他提到企業這一些，我們馬上就會想到老法師教了什麼，然後就給他回應。其實你說企業主

讓他的員工學他的，除非他已經契入聖賢境界，不然他自己講的他還沒有做到，慢慢慢慢底下的人一看了就不認可了。而且實在講，叫人家學他的，他假如還不是聖賢人，那已經有一點傲慢、狂妄。不然世間好話聖賢、佛菩薩都說盡了，都比我們高，你不讓他們去學，還要來學自己的。後來成德就感覺，其實這些修齊治平的原理原則師父都教了。

這個是第二個條件，是護念我們建立起正知正見。大家要知道，一染污，一有錯誤的認知，就好像墨汁入了水，要把這個墨汁再去掉挺難的。

成德有觀察，我們縱使在道場裡面做事，有時候還是會用以前在社會的那些做法，因為我們習慣了。但佛門是不以人情做佛事，佛門是重實質不重形式，不能打腫臉充胖子，不能用佛法去做人情，這些世間的做法不能用在佛教。就是我們以前的那種染污或者慣性，有時候縱使已經學佛了，沒有很好的去反觀的話，都不知道其實還在用以前的習慣。所以這三個條件就讓我們要檢視，我們能不能完全信任老師？能不能把自己以前的這些知見要放下？不然我們那些慣性，一遇到境界都是它們先做主，不是老師教的先做主。

而且第三個條件說，以前所學一概不承認，要從頭學起。因為人一不歸零，他就不是法器，他覺得自己有東西，那可能老師一講，他還拿以前學的東西在跟老師抬槓、比較。那不是浪費自己的時間，也浪費老師的時間了嗎？所以這一些條件都有它深遠的考量在裡面。

六祖大師有在《壇經》說了，威音王佛以前有無師自通的，威音王佛以後就沒有無師自通。這句話就告訴我們，正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，學佛一定要有老師引我們入門，所以師承重要。這個是可能我們要思考的第一個點。

第二個點，這是李炳南老師叫師父要守，請問我們要不要守？師父這麼有善根，要守了他才能得利；我們不如師父，假如我們不守，那有沒有可能得利？這個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。

還有一點，成德想到，二〇〇六年十月，我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有把廬江一些怎麼教學、怎麼建設一個傳統文化的城鎮，有去跟各國的大使們做交流，老法師做總結。當時候成德在台下聽老法師總結，他差不多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談三個老師。我當時在底下挺著急的，我說師父怎麼不多講一些其他怎麼治理這些、治理一個城鎮？後來好幾年以後，我突然覺得老人家有深意，就是你講得再多，假如沒有把根找到，就好像說你花瓶的花好像挺好看的，但是它沒有根。而佛法、傳統文化它是師道，所以在那個最重要的場合要強調最重要的東西，就是把師道展現在所有聯合國參與的這些大使、有緣的人面前。所以這三個條件，成德覺得是修學成敗的關鍵所在。

我們看下一段，老人家也展現他守的一個領悟。「守老師的規矩，好在哪裡？好在我們什麼都不能看、不能聽，大概三個月心就清淨了，煩惱少了，智慧增長。」我們讀到這一段就要問自己，我的心有沒有清淨？有沒有煩惱少了？假如真的有，也不能掉以輕心，要好好保持。因為初發心很猛，但是發心容易恆心難，還得保持下去。師父說：「到半年的時候效果就非常顯著」，假如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清淨心，那我們得好好乖乖的守這三個條件。「才曉得這個方法好。到第三年，我跟老師講，我很得受用，我跟老師的約定，我再遵守五年，所以我是十年遵守老師立下的三條規矩。」

大家想一想，李炳南老師聽了之後高不高興？《論語》有一句話叫孺子可教也。老法師守十年，諸位同修我們要守多少年？這個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。師父說：這個方法是哪裡來的，我也沒有問

，老師也沒有告訴我。我也沒有問，這個就是太老實了，老師怎麼教怎麼做。「一直到他老人家過世了，我在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師，聽說他小時候出家，諦閑老和尚也是用這個方法教他的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這三條規矩不是李老師的專利方法，是中國老祖宗祖祖相傳的老辦法。」我又跟大家強調這個字「老」，因為這一百多年喪失民族自信心，這些老方法我們不深刻去了解，還覺得它落伍了。所以弘一大師也是要遵守老方法的，那個時代其他一些很有名的出家人，有時候用的方法就已經偏向一些西方的教育系統，就是比較重視學術、知識這一方面。

所以李炳南老師還是用私塾教法，「看到這個學生可以造就、可以栽培，就用這個戒律來限制你；至於不能造就、不能栽培的，老師就不用這個條件。我在台中同學當中一打聽，老師從來沒有這樣要求過其他同學，用這個方法只對我一個。為什麼不對別人，專對我？我能守，別人不能守。才明白這就是師承，能傳法的條件，就是尊師重道，這是基本的條件」。這是第一個點。「第二個，清白，沒有被染污。」我們現在我們馬來西亞芙蓉淨宗學會，還有各地淨宗學會，有很多子弟都是從小在學會學習的，像我們這次參與的也有好幾位都是二十多歲的，他們都是清白、沒有染污，他們的善根因緣都超過成德很多，我們小時候又沒有淨宗學會可以學。還有第三是肯學、好學。具足這幾個條件，老師會特別照顧你，他一生的行誼就給你做榜樣、做模範。所以老師不只把這些佛法教導我們，他自身還表演給我們看。

所以接著師父說了：「修學最要緊的是師承，你跟哪一個老師學的，老師只有一個人。」「傳人的資質沒有別的，就是完全聽話，百分之百的聽話。」師父講學六十年，他的經教都有錄下來，錄了不少，而他的行誼也記錄在《九十年譜》，包含宏琳法師很用心

，還在蒐集很多老人家的弟子，他們從老人家的行誼當中、身教當中學習到什麼，我們就可以很充分的去了解老人家怎麼把佛法用在弘法上，用在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上。接著師父說：「錯了也要聽。到哪裡去找？」很多人聽到這句話，他可能就會想，連錯都要聽？我們要知道這句話是依義不依語，就是你要完全信任老師，你不能懷疑，哪怕他看起來這個動作世間人看是錯的，他的考量深意在哪？舉個例子，有一個老和尚，他對他一個學生很凶，然後那個洗腳水就倒在他頭上，然後就把他趕出佛寺，說不要再看到他了，就把他趕出去。後來他年紀大了，他說：「我要傳法了」，然後對著大眾說：「你們去把窗戶底下那個人給我找過來。」所以你說他把那洗腳水往他頭上倒，你說那是錯嗎？在考他那個學生，就是老師怎麼對他，他那個信心都沒有絲毫減少。

所以老和尚說，傳法的資質，完全聽話，百分之百聽話，真找不到了！所以師徒之緣可遇不可求。諸位同修，我們看到這個「真的找不到」，我們看到這句話，我們應該生起什麼態度？不然聽師父說真找不到了，那沒辦法，那就沒人了。真找不到了，那我一定要是，要有這個志氣。就像師父講過，「我全世界走那麼多地方，我沒有看到過僧團」。那我們假如聽了以後，對了，不可能，四個人見和同解不可能，不可能有僧團。那師父講這句話的用意在哪？就是讓我們生起羞恥心，那麼多人聽佛陀的教誨，那麼多人聽他老人家的教誨，難道會沒有四個人願意完全聽話嗎？那就要發一個願，我一定要成就一個和合的團體，其他三個人是誰不管，其中有一個一定是誰？一定是自己。所以這個志氣很重要，不能讓自己的師父弘法的這些重要因緣前功盡棄，我們得發個願跟他老人家同台演出才行。感應是很快的，我們真發這個心，真去做了，這個因緣自有安排。

所以二〇〇二年，老法師到了彌陀村，跟所有這些淨宗的領導、幹部們勉勵，師父第一句話就說：「這個地方磁場很好，我們中國人說磁場很好，可能以後東南亞的佛法就從這裡弘揚開來了。」師父這時候他老人家已經七十六歲了，他講東南亞的佛法可能從這裡弘揚開，那我們弟子聽了，這個話能不能白聽？就要有一種使命，要去護持這個因緣。師父在七十四歲的時候，在新加坡講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師父就說了：「我隨時可以走，憑什麼？世出世間法統統放下了。」所以能不能去，最關鍵的是要放得下，不留戀這個世間。老人家修學很用功，他七十四歲的時候有講到他是可以往生的，可是他不捨眾生，他還留下來，過了幾年，還在彌陀村講了這句話。這個話都有深意，我們不能掉以輕心，大家要努力，然後時時想著念正法久住，老人家在整個馬來西亞甚至東南亞的緣分，就因為我們弟子願意承擔、願意同台演出，可能這個緣就會發展得很殊勝。

好，最後以一句孟子的話：「當今之世，捨我其誰？」我們一起共勉。今天就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